

心扉被另一種感動開啟 ■ 石雅芬

瀛苑副刊

那架機翼長短不一，插滿牙籤的飛機，在那張團體照裡，是那樣的突兀，但不是知道過程的人，心中應滿是感動……一樣的是國小生的勞作課，少了的是爭相炫耀的吵雜聲，多了的是尋找答案的頻頻手勢，和絕不輸人的自我肯定！

那夜，十二輛機車，大袋小袋的材料，和一群滿是興奮的「愛心少年」，使只有樹影和風聲的啟聰學校校園，熱鬧了起來。迴旋曲折，來到一間無人的教室，「被耍了！」我以為。

不一會，二、三十位聽障小學生，很快地從兩個門進了教室。突然，燈暗了，又亮了，連著三次。「遲到了還玩燈！」我很生氣。突然，跳出了一個男孩，領導者姿態，打著手語，整間教室亮了，如剛進校門那一刻！我才恍悟，這群孩子，失去了聲音，只有明與滅能告訴他們：「注意囉！」我笑自己的心胸狹小。

舞著草與橡皮筋，一張張認真的神情，只希望靠自己擁有舞臺前那一架飛機。有一兩個很害羞，不會做了，就趴下睡覺，彷彿在宣告：「算了，我就是什麼都不好！啥都學不出會！」然而，上天不會允許他們就此放棄，小天使隨即出勵：「不會的，小孩，奮力將其搖醒，以示笑臉，似乎的鼓勵：「不會的，我們一起學！」於是，像母雞帶小雞的樣，追著十幾位的輔導員，討回剛剛錯過的。我自願上前，用笨拙的手語、靦腆的笑容，教他們。隨手一放開，他們搶回自己的材料，把我做的，全部舒鬆開，「那妳何必定來找我？」我氣憤，隨即，我氣消了——他們只是要確只靠自己，也可以完成！那才是真正的，他們自己的一群曾被遺忘的孩子，執著，叫人佩服，還有心疼，因為這似

是他們無言的抗議！

一隻來回穿梭著的蜜蜂，極力採集剩下的花粉，埋頭苦釀。它的蜂蜜，不甜卻甘醇——他的飛機無「規則」、「對稱」可言，卻有著一份稚氣、一種信心！

我帶回了些剩下的材料，半夜挑燈做著。現在，有二架飛機停著待翔。葉乾了，黃斑取代翠綠，那晚的照片亦終會泛黃，但那種震撼，永在我心盪漾！